

数据新闻演进中的创新向度与未来发展

董卫民¹, 吴坤玉^{1,2}

(1.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2.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 数据新闻作为互联网新闻的一个重要形态, 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个年头。从兴起到加入抗击“新冠疫情”报道的演进历程中, 数据新闻无论在内容生产、叙事模式, 还是知识生产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尝试; 但也因遭遇数据壁垒、生产主体数据素养欠缺、新闻价值不确定等因素的制约, 限制了数据新闻在即将到来的智媒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如何突破数据垄断, 拓展生产空间, 并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建构数据专业主义, 就成为数据新闻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向。

关键词: 数据新闻; 演进历程; 创新向度; 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4-0048-07

一般认为, 数据新闻 (Data Journalism) 是由精确新闻 (Precision Journalism) 发展而来。精确新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美国, 其实质是把新闻采访报道活动等同于科学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手段, 以数据验证事实, 确保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在精确新闻之前就有“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的提法和做法, 即以 20 世纪 50 年代计算机技术应用为基础, 使用计算机辅助收集、处理信息的新闻报道方式。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检索、参与制作新闻, 始终是新闻生产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2010 年 8 月, 阿姆斯特丹首届国际数据新闻圆桌会议将数据新闻界定为“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组来深度挖掘数据, 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 可视化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1] 数据新闻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 叫做“数据驱动新闻” (Data-Driven Journalism)。2011 年, 在伦敦 Mozilla 大会 (Mozilla Festival) 上, 来自多个新闻机构的数据新闻倡导者及业余爱好者共同编撰了《数据新闻手册》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 将专家们对于数据新闻的理解及各媒体所做过的尝试都写于该手册中。美国的一些知名高校, 如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纷纷开设数据新闻、新闻可视化报道方向的专业或课程, 数据新闻的内涵基本被界定为“运用计算机程序对事实材料和统计资料进行采集、分析和呈现的量化报道方式, 也指一种通过上述方式生产的新闻品类”^[2]。可以看出, 数据新闻是在数据开放基础上, 以数据抓取、分析为驱动, 以严谨的新闻叙事逻辑、恰当的可视化呈现方式, 实现服务公众利益的创新型新闻报道方式, 它既是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新方式, 也是新媒介生态下的新闻生产新形态。

一、演进历程: 从“精确新闻”到“数据抗疫”

与西方数据新闻以主流纸媒为生产主体不同, 中国数据新闻生产是以商业网媒, 如搜狐、新浪、网易、腾讯, 以及新华网、财新网、澎湃等传统主流媒体旗下的网络媒体为主体。以数据挖掘和信息可

视化技术发展为参照, 中国数据新闻演进路径非常清晰。

(一) 由“精确新闻”出发, 走向数据可视化

数据新闻在中国的兴起同样可以追溯到精确新闻。1984年9月27日,《新闻记者》杂志刊登署名丁凯的《精确新闻学》一文,“精确新闻学”由学界引入并逐步引发业界的关注和尝试。1996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将其新闻报道《1995年,北京人你过得还好吗?》冠上“精确新闻”之名,该报道围绕一个话题,以图表数据、专家评论、抽样调查等手段为支撑,挖掘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1997年8月16日,央视《中国财经报道》栏目推出“每周调查”,电视媒体的“精确新闻”生产由此起步。2000年后,精确新闻式微,大数据时代开启,但精确新闻理念与生产实践推动了高校传媒类专业对学生数据素养培育的重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被引入新闻教学中。2010—2012年,计算机辅助新闻(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和数据库新闻(Data Base Journalism)增多,两者分别从工具辅助和内容创新角度推动了中国数据新闻的发展,比如财新网于2010年创建数据新闻栏目“数字说”,2011年搜狐推出“数字之道”;其他如网易的“数读”、新浪的“图解天下”、腾讯的“数据控”等以静态图表呈现数据信息,拉开数据新闻本土化实践帷幕;纸媒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也纷纷尝试以数据可视化手段报道新闻。

(二) 数据新闻异军突起, 数据逐步“主体化”

2013年,《纽约时报》的数据新闻产品《雪崩》引发广泛关注。在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加持下,中国也迎来数据新闻快速发展期。新华社于2013年成立新华网多媒体产品中心数据新闻部,并于同年推出“据说新闻”。之后,以财新网为代表的数字新闻生产在国内“异军突起”。2013年10月8日,财新网成立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结合新闻编辑和数据研发将数据应用于新闻采编,打造“数字说”频道,先后推出《三公消费龙虎榜》《星空彩绘诺贝尔奖》《中东地区的敌友关系》《曼德拉的世纪人生》《“十八大”后落马高官一览》等重磅数据新闻产品。其《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财新记者实拍图集》报道荣获2014腾讯传媒大奖年度数据新闻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14年度卓越新闻奖”,成为当时国内数据新闻标杆产品。2014—2016年,数据新闻生产发展依旧可圈可点,比如央视于2014年1月推出“据说”系列报道,于2015年推出《数说命运共同体》;新华网的《据说新闻》栏目获得第25届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奖。因注重用户交互体验,突出场景化和细节设计,数据新闻之数据开始走向“主体化”——成为新闻报道中被呈现的内容主体。

(三) “数据抗疫”: 交互性报道创新数据新闻

2017年之后,数据新闻降温,但是这种降温也被学者解读为回归理性,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国内的数据新闻报道开始专注于数据本身和内容深度,有些数据新闻还做成了‘特稿’的形式,各家媒体也开始有了各自的风格。媒体产品的生产者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主题和线索适合使用数据新闻进行表达”^{[2](23)}。2020年,数据新闻在抗击“新冠疫情”报道中再一次引发关注,比如,澎湃的《图释两千年传染病史:若瘟疫无法被根除,该如何与之相处?》,数可视的《疫情何时能结束?人类战“疫”史的这些数据或许能给你些线索》,上观的《87例没有“湖北接触史”的人,他们是怎么感染上新冠肺炎的?》,DT财经的《返工潮之下,哪些城市面临最大的疫情防扩压力?》及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的《疫情方寸间》等产品,对抗击“新冠疫情”进行了数据化、可视化及交互性报道;其中“交互性报道”的增强,进一步提升了用户对数据新闻良好的阅视体验,“数据抗疫”也成为中国互联网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创新向度: 内容、叙事及知识生产转向

“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故事”^[3],新闻与世界发生关联不仅靠信息内容,还要有一个能够把信息融

入新闻常规的合适形式，或者说叙述规制，这个规制最合适不过的就是故事。每一种新闻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新闻叙事常规，与传统新闻叙事常规不同的是，数据新闻以“数据”讲故事——在数据驱动下以可视化方式讲述一个个“复杂并接近真相的故事”^[4]，变革了传统新闻内容生产及其叙事模式；它以海量数据信息结合独特叙事技巧，用“数据故事”再造新闻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以新的知识生产形态塑造大众对生活 and 世界的认知。与传统新闻形态相比，数据新闻的创新向度主要体现在新闻内容、叙事模式及知识生产的创新转向。

（一）内容转向：深度挖掘、“跨界共生”

作为科技产物的大数据，既是经济现象，更被解读为社会文化现象。美国学者路易斯（Seth Lewis）和韦斯特兰（Oscar Westlund）从大数据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角度，认为在提升计算能力、算法精度及利用数据挖掘模式做出经济、技术、社会判断的基础上，“大数据带有真理、客观与准确的光环，它能够提供更高层级的智能和知识，能够产生此前人类无法获知的洞见”^[5]。大数据与新闻“融合”，对新闻形态创新而言，首先体现在新闻报道内容上，即以数据为驱动，全面创新新闻内容生产，数据成为新闻核心元素，新闻则是对数据的结构化、知识化、故事化建构。比如，《三公消费龙虎榜》大小套叠的竖状图谱，任意点开就可以显示对应机构、财务信息，各部分共同组成“机构与财务”关系网的视觉呈现，图标内容就源自于各类数据。在历年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数据基础上，对其跟踪展示，达到舆论监督目的，三公消费数据就成为受众关注的新闻内容主体。

数据新闻在内容创新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数据信息深度挖掘，以及由此带来的打破时空限制，凸显历时性、空间感体验等“新”内容的生成。二是随着数据新闻生产主体多元化，新闻媒体与互联网公司、移动平台企业，甚至政府机关“跨界合作”，促进了新闻内容多元化。据澎湃新闻数据新闻主编吕妍介绍，截至 2019 年 5 月，就有包括高校、内容公司、数据持有方等 80 多家单位参与澎湃新闻内容生产。^[6]当下的数据新闻内容生产也表现出侧重描述、突出数据完整性、兼顾解释的倾向。2020 年的抗击“新冠疫情”报道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如财新网的《境外输入病例 30 天：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归国之路几多曲折？》，澎湃的《763 例确诊患者的故事，还原新冠病毒向全国扩散的路径》等，皆通过详细的数据描述，满足大众对“新冠疫情”信息的获取需求。

（二）叙事转向：以可视化呈现，创新言说模式

对数据新闻而言，可视化的基本含义就是借助图形化呈现方式，实现信息的生动传达和最大化沟通效果。无论对数据新闻如何界定，其实质都是围绕数据抓取、清洗、分析，对寻找到的新闻点进行可视化呈现。因此与传统新闻相比，数据新闻的另一个创新点，就是以可视化路径创新新闻叙事模式。优先从视觉获取外界信息，有生理科学支持，符合人类认知的生理特质。不过人类的视觉也容易出现审美疲劳，从简单的圆柱状、饼状图开始，数据新闻可视化呈现方式就在不断突破，比如《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财新记者实拍图集》，将地理位置、数据地图等信息有机组合，用黄、红、黑分别标注损伤管道、爆炸地点、人员伤亡等，密密麻麻的各色斑点让用户一览事故整体状况，再通过点击不同场景和阅视交互，用户会对事故产生立体感知，彰显了数据新闻的叙事张力。

中外新闻媒体都在尝试数据新闻可视化且尤其注重在用户体验上下功夫。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制作的数据新闻产品《中国厕所革命：改善卫生和改变观念》，用游戏辅助用户理解“厕所革命”，可以说是以趣味设计来召唤用户。又如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产品《这八张图标帮助解释为什么联合政府赢得 2019 年澳大利亚选举》，其可视化图表分别利用颜色和条状编码不同数据，双重设计有效规避用户或因色觉障碍对新闻的误读，这种人性化操作被学者解读为“关怀设计”^[7]。可视化呈现对繁冗、巨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勾陈、梳理、归纳，使其形成一个相对流畅的视觉叙事链，从而创新新闻叙事模式，提升阐述功能，同时亦能增强用户的交互体验。

(三) 知识生产: 以“信息延伸”和用户参与创新认知

作为一种社会知识生产类型, 传统新闻形态因时效性要求而呈现“转瞬即逝”的特征, 亦因孤立的事件报道而成为碎片化存在。因此, 其新闻知识虽然真实, 但不精确、不系统, 是“片面真实”。新闻形态随技术发展在变化, “知识社会学不应关心什么构成了正当的知识, 即对原则或事实的陈述, 而更应该关注不同类知识产生的情境及其功能”^{[5](43)}。数据新闻在数据驱动下以探索新闻发生的“情境及其功能”为知识生产导向, 最终得以“接近真相”。“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曾提出“数据驱动新闻是未来趋势”, 认为“新闻的未来, 是分析数据”。^[8]从《图释两千年传染病史: 若瘟疫无法被根除, 该如何与之相处?》《87例没有“湖北接触史”的人, 他们是怎么感染上新冠肺炎的?》等产品中, 可以看到多方数据挖掘提供独特报道视角、数据地图直观呈现带来的现场震撼, 以及历史数据梳理出的疫情发展规律等知识图谱。数据新闻在知识生产形态上, 通过全新的技术载体, 携带着迥异于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规范和叙事规制, 其开放、透明的产品生产过程也为大众参与知识生产提供了契机。

数据是数据新闻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根本, 也是其核心竞争力, 它以数据内容完整性和新闻呈现可视化, 在认知向度上以交互性推动、强化其知识生产。比如, 财新网的《了解你附近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新冠逝者: 献给疫情中离去的生命》等产品, 用户可以参与完善数据、补充或更正相关信息等, 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 也诠释了数据新闻的开放性、透明性原则。通过分析路透社“新冠疫情”数据新闻报道, 研究人员也发现, “国外媒体非常重视数据发展的历史、趋势、统计学分析等数据延伸出来的信息”^[9]。数据新闻种种“延伸出来的信息”及用户对这些信息的自主分析、利用乃至再生产, 都以“接近真相”为导向, 在认知向度上推动知识生产的创新转向。

三、未来发展: 构建数据专业主义

虽然数据新闻生产演进中不断尝试创新传播, 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比如报道领域的“交互可视化呈现与移动端不适配”, “数据分析阅读门槛较高; 生产逻辑与传统新闻的人文主义诉求冲突”^[10], 以及遭遇数据壁垒、数据质量不高、生产投入大、新闻价值不确定等都制约着数据新闻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数据新闻的发展应当以打破“数据壁垒”, 构建数据专业主义为导向, 从以下几个路向探索突破。

(一) 打破“数据垄断”, 拓展报道选题空间

数据新闻生产所依赖的首先是作为内容的数据。就新闻实践来看, “国内数据新闻作品的报道选题分为两大类, 即以复杂的社会议题为主的调查型数据新闻和以一般社会民生与地域话题为主要报道方向的常规型数据新闻”^[11]。无论是调查型抑或常规型数据新闻, 都以巨大的数据支撑, 数据的量化、清洗和分析作为诠释事件价值的关键。数据来源一般有政府与非政府机构数据、商业平台数据和媒体数据。然而, 目前国内政府机构数据开放程度低、更新慢, 稳定而安全的数据获取渠道对媒体而言并不顺畅。此外, 每时每刻都在裂变式增长的数据多掌握在数据科技企业手里, 比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大数据一方面成为企业的平台资产, 另一方面, 公众的隐私权意识在提升, 新闻媒体获取数据愈发不易; 再者, 媒体自身的数据生产能力不足。这些因素导致数据源单一、结构单一, 严重制约着数据新闻的外部发展空间。

在当下媒体融合转型态势下, 数据新闻既是新闻媒体制作高质量报道的专业诉求, 也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澎湃数据新闻主编吕妍就认为: “真正发展到最后, 还是要寻求数据驱动报道和调查性数据新闻, 才能在整个媒体机构里面站住脚。”^{[6](24)}如何在技术和政策驱动下打破“数据垄断”, 推动数据新闻选题空间拓展, 破解以话题为主的选题现状, 使调查型和常规型数据新闻生产平衡

协调,满足用户多层次信息需求,规避数据新闻因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解读门槛高而导致的“精英化偏向”,是数据新闻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向。

(二) 依托新技术应用,推进高交互可视化

数据新闻以叙事单元架构故事,不同叙事单元都是用户出入的途径,打破线性阅视的叙事束缚,用户获得全新阅视赋权;而且数据新闻叙事主体也不再完全受制于编辑室,用户可以从不同路径进行非线性交互浏览。但目前国内数据新闻可视化仍以图解数据居多,交互性不强,即使如《图释两千年传染病史:若瘟疫无法被根除,该如何与之相处?》这样的近期产品,依然存在这样的缺憾。因此,依托新技术应用,推进高交互可视化,是数据新闻未来发展另一个重要的着力方向。

数据可视化简单说就是把数据图表化、图像化,使信息的传播与沟通更加高效、便捷,利用人的视听感知系统识别图像,以减轻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认知负担。^[12]与传统新闻相比,数据新闻的原始信息不再是文字,而是数据。数据成为新闻叙事主体,可视化则成为数据新闻基本叙事手段和意义阐释载体。作为诉诸视觉语言的信息与意义呈现手段,可视化成为新闻消费者在碎片化、海量信息中找寻、汇集有价值的信息链提供了清晰、直观的速达路径,也为其认知信息情境开辟出迥异于传统新闻的视觉空间,提供崭新的感知体验。融媒体时代,作为新闻体裁创新成果的数据新闻,互动性可视化是其至为重要的创新所在,因为“互动性‘数字核心型’可视化报道不仅更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对交互性元素的设计和融入使受众成为主动的信息挖掘者”^[13]。所谓“互动性‘数字核心型’可视化报道”,即数据新闻可视化。未来数据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于推动数据呈现和表达从早期的静态信息图表、当下的动画短视频动态信息图转向交互式信息图,使用户参与到数据信息分析、解读,直至新数据生成及意义生产中,从而在交互叙事中重建新闻阐释语境。

即将到来的智能媒体时代,是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媒介载体更加倾向于使用图像、图表、动画等可视化形式叙述事实、传递信息。^[14]作为技术与媒体结合的产物,数据新闻未来的高交互可视化发展,则需要在智能化加持上进行突破。比如。随着移动智能终端普及,数据新闻的呈现经历短视频、动漫及 H5 形式尝试之后,在 5G 技术和人工智能推动下,AI、VR、AR 等智能技术与设备也会在交互性可视化探索中,发挥智能科技的推动作用,使其新闻结构和叙事能力更加贴合受众,以智能化的现代“图式”提升新闻用户的阅视体验。对此,学界、业界均有思考和实践。比如,学者李本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对数据内容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比如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抓取数据、分析数据,并进行内容推送。”^[15]业界方面,比如,前财新传媒首席技术官(CTO)、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创始人黄志敏就认为,在一个大的媒体生态或框架中,数据新闻“应该叫智能媒体的一部分。所以,它未来的发展肯定不仅仅是采访写稿等,它可能会跟很多的技术相结合,包括机器学习、机器写作等”^{[6](24)}。2021 年 7 月 5 日,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刘永钢在一场对话中提出:“媒体要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交互化,越来越轻量化、可视化。”^[16]数据新闻对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不仅能够强化用户的新闻接收体验,也会在数据视频化转向和新闻产品个性化交互提升上带来突破,使新闻交互更加具有真实可感性,为视听数据带来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智能化是数据新闻未来发展的新路向。

(三) 以知识生产的科学“情境”,构建数据专业主义

如前所述,知识社会学“关注不同类知识产生的情境及其功能”。作为知识生产类型之一的数据新闻发端于精确新闻,开源、开放数据运动为其提供政治和文化土壤,计算机技术为其提供存储和分析工具,大数据则为其提供生产材料,三者共同构成数据新闻生产的“情境”。这些“情境”决定了数据新闻的知识生产是量化、精准、可检验,即科学的。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处理有“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不要绝对精确,要相关不要因果”等特点,如何对数据进行科学呈现和解读,就成为重要

的数据新闻伦理规范。

因此, 数据新闻未来发展当以知识生产的科学“情境”为依托, 建构数据专业主义。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作思考与规划: 一是打造数据生产专业团队, 培养数据分析能力与叙事能力兼具的复合型人才, 以打破传统新闻与数据新闻之间的“数据沟”, 在数据新闻科学性、故事性与交互性上实现突破。二是提升新闻生产主体的专业理念, 使其能够迅速捕捉数据背后的新闻价值, 对数据进行深刻性解释而非“模糊化”处理, 在技术性表达和新闻性追求上保持平衡, 以避免信任危机。三是抓住“媒体深度融合”的政策利好和技术迭代机遇, 搭建高质量数据库(或数据平台), 以稳定、安全的数据获取渠道保障数据新闻生产的自主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在重大突发事件后续报道、调查性报道的数据推导和智能交互上进行结构性变革。

(四) 以预测性新闻报道, 推动社会治理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17] 在既有的新闻认知和实践经验上, 先有事实、后有新闻, 新闻是对“已经和正在发生事实”的记录、传播与阐释等理念, 已成为主导新闻生产的基本“法则”。但是, 数据新闻的产生冲击了上述“法则”, 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预测性报道的“复苏”。随着数据新闻的深入发展, 预测性报道也愈发引起学者关注, 早在2014年就有学者提出“未来越来越多的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将由数据驱动, 或者是基于大型数据挖掘与分析而对事件发展趋势的预测性分析”^[18]。还有学者通过与传统预测性报道作比较, 认为大数据带来的思维转型在海量数据和强大计算能力基础之上的相关性分析法, 至少在三个向度上重构了预测性新闻(报道), 即在预测方式上, “具有更加准确和快捷特点”。在预测时间上, “把处于未来某个阶段的事件与当下连结起来, 使预测的事件回归到新闻本质”。在预测内容上, “可以包含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事件”^[19]。而在新闻生产实践领域, 中国的央视、英国的《卫报》等, 也已经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及媒体自身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 探索数据驱动下的深度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的尝试。

在全数据采集基础上, 预测性报道以算法模型为科学依据, 通过深度数据挖掘和关联分析, 可以实现超越实际经验范围, 预测报道新闻事件的发展、变化规律。尤其是在交通、天气、体育赛事、政治选举、就业、经济走势、疾病防治等方面, 预测性报道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 比如, 谷歌公司对流感的预测、百度数据团队的“世界杯预测”等。当下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上, 预测性报道大多通过事件走向预测, 对公众抗疫提供帮助, 比如, 纽约时报的《冠状病毒爆发将有多严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6个要点》《用图表告诉你冠状病毒将会恶化多久》; 看看新闻的《疫情何时能结束? 人类战“疫”史的这些数据或许能给你些线索》等, 都体现了数据新闻预测性报道的“前瞻性”预判。据此可知, 数据新闻的预测性报道不仅担负起了传统新闻的“环境监测与瞭望”使命, 更在数据叙事和高交互可视化驱动下, 把“环境监测与瞭望”的新闻职责、媒体使命提升到了风险预测和社会治理的新境地, 这也将是未来数据新闻发展的另一个值得期待的重要向度。

四、结语与讨论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 “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 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20]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新闻研究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对此这样阐释: “如果社会事件都是自发随机出现的, 都能公平地代表‘隐藏的事实’, 那报纸只要报道一下新闻就完全可以了, 还会觉得自己为社会作了重要的贡献。但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有权有势的个人和组织人为制造的, 那简单的新闻报道不仅无法完整揭示真相, 还会呈现出一个扭曲的现实。”^[21] 因此, 从新闻发展史角度看, 数据新闻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数据发掘、清洗和分析, 把新闻报道向“真相”推进; 二是数据的可检测性、呈现方式的可视化、接收的

可交互性,把新闻对事实的“辨认”“检测”程度提升到科学化、制度化的程度,从而“逼近”真相与新闻的“重合”。当下数据新闻尚难到达“真相与事实重合”,其原因除了数据开放制度不健全和数据保护主义导致数据管控方提供数据的“偏向性”“自利性”外,媒体对引用数据的高度依赖,也造成了数据操控者对新闻生产的“价值渗透”,甚至“数据霸凌”致使数据难以支撑新闻的真实传达,无法与公众建立互信。

数据新闻随数据开放而来,携带技术基因,在智能化、5G 加持及媒体融合“情境”下,也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数据新闻生产未来发展要在提升数据素养,培育数据发掘、可视化制作团队,推动新闻叙事范式“数据化”“科学化”转向的同时,借助媒体融合契机,触摸资本市场的突破边界并在新技术加持下搭建媒体自有的数据平台,建构数据专业主义下的新闻生产新规制、知识生产新范式,最终推动数据新闻生产走向“真相与事实重合”之境。

参考文献:

- [1] 方洁.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3(6):73-83.
- [2] 方洁.数据新闻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
- [3] [美]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30.
- [4] 李岩,李赛可.数据新闻:“讲一个好故事”?——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的继承与变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06-128.
- [5] 徐笛.数据新闻的兴起——场域视角的解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7.
- [6] 吴小坤,全凌辉.数据新闻现实困境、突破路径与发展态势——基于国内7家数据新闻栏目负责人的访谈[J].中国出版,2019(20):22-28.
- [7] 郭文琛,陈智睿,曾庆香.选材与呈现:全球数据新闻实践十周年截面特征[J].电视研究,2021(1):48-51.
- [8] 许向东.数据新闻——新闻报道新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6.
- [9] 王怡溪,许向东.数据新闻的人文关怀与数据透明——对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数据可视化报道的实践与思考[J].编辑之友,2020(12):69-75.
- [10] 唐铮,丁振球.数据新闻的社交化传播之困——基于两个数据新闻微信公众号的定量研究[J].新闻记者,2020(11):59-67.
- [11] 郭嘉良.数据新闻产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危机——基于国内三家数据新闻媒体栏目的分析[J].现代传播,2020(7):61-67.
- [12] 徐向东.数据新闻可视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4.
- [13] 战迪.新闻可视化生产的叙事类型考察——基于对新浪网和新华网可视化报道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1):9-18.
- [14] [英] 西蒙·罗杰斯.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M].岳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14.
- [15] 李本乾.数据赋能内容业能否突出重围?[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378318075458_015&wfr=spider&for=pc.
- [16] 澎湃全媒体实验室.七年之后,澎湃何往?[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650666710897402>.
- [17]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 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杨胜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6.
- [18] 喻国明,李彪,杨雅,李慧娟.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1.
- [19] 陈雪奇,王人立.大数据重构预测性新闻的向度[J].新闻界,2014(21):74-80.
- [20]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56.
- [21] [美] 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0.